

抗日烽火

抗战时期苏中里下河地区的水网改造与水上游击战

□程太和

抗日根据地军民利用河湖、港汊复杂地形,采用拦河筑坝、设置水下障碍、改造地形等办法,使日军汽艇难以行驶,而抗日军民的小木船则可以在广阔的水域出没自如,寻找机会打击敌军。抗日军民就以独特的水上游击战保卫了苏中抗日根据地。他们布置水雷,或利用烂渔网、芦柴草、稻草等封锁河口,敌人汽艇一旦进入封锁河道,乱草和烂渔网等便卷进螺旋桨推进器,使其寸步难行。

通扬河以北的苏中抗日根据地大部分属里下河水网地区,这里地势低洼,水网密布,河湖港汊纵横交错。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日伪军拥有交通工具汽艇,占据了水上优势,他们在河湖港汊中横冲直撞,肆无忌惮地杀戮抗日军民,抢劫人民财产,袭击抗日根据地,一时水网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遭受到很大损失。如1941年2月22日,驻兴化城的日军乘4艘快艇突袭设在唐子附近的兴化县委、县政府机关和新四军一师二旅六团团部,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六团团部与二营损失一部,兴化县县长朱廉贻在仓促转移中溺水牺牲。在血的教训面前,水网地区军民积极开动脑筋,从老百姓用打坝防洪排涝的方法中得到启发,决定利用水网地形特点加以改造,创造出一种水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独特形式。

水上游击战与水网地区改造地形运动始于1941年至1942年初,兴化县委把打坝斗争定为当时的“党政民的中心工作”,并同拥军活动结合起来,“把打坝工作作为拥军的重要任务”。高邮县在打坝运动掀起后,广大民众极为踊跃,开展打坝竞赛,争做打坝英雄。高邮县投入打坝的群众达26万人次,打坝315道。兴化县

投入民工58万人次,共完成封锁坝79条、交通坝414条。宝应县发动群众5万多人,在广洋湖、射阳湖等处筑堤打坝,修筑大堤8条,长达70余公里。江都县修筑大型拦河坝、封锁坝8条。泰县姜北地区及海安西北部里下河地区修筑封锁坝40多条,长达1500多米。夏朱、河横等几个乡一次到泰东河打坝就组织了上千人,200多条船只。在水乡改造地形运动中,还涌现出许多打坝筑堤的英雄集体和个人。如宝应县安丰區农抗会会长李兆祥,已经57岁了,在寒冷腊月里率先跳进刺骨的冷水里挖土,在很短时间就带领300多群众打成了25丈长的坝头。分区和县授予他“打坝英雄”的光荣称号。

水网地区改造地形运动在不断总结中提高和完善。不同的堤坝各有其特点和作用,如软坝用稻草、树枝、铅丝等物构成,它能缠住敌艇的螺旋桨,适用于筑在敌据点附近的河中;硬坝则用泥土、石块、砖块打成,由于硬坝需要的人力多,工程量大,所以硬坝打成离敌据点远一些的河中;封锁坝主要是制造水上障碍,削弱敌汽艇水上运动快的优势;高于水面的明坝,低于水面的为暗坝。还有一种坝,既是封锁坝,又是交通坝,或明是封锁坝,暗是交通坝。经过水乡军民的努力,交通坝在县与县、区与区、乡与乡及村与村、圩、田、岸之间都能连接成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交通网络和一道道人民战争的屏障。

水上游击战与水网地区改造地形运动在苏中里下河地区抗日战争中显示了巨大威力,给日伪军制造了难以逾越的障碍。1941年秋末,安丰伪军一个营到永丰圩烧杀抢掠,附近群众奋起抗击,将伪军赶到杨家碾,地方民兵凭借交通坝将村庄周围的木桥全部拆除,在兴化县团二营的配合下,形成“关门打狗”之势,歼敌140多人,取得兴化抗战以来一次较大的围歼战的胜利。

海陵旧话

如皋《尤氏族谱》琐记

□秦燕

如皋市档案馆存有两套电子版如皋《尤氏族谱》,一老一新。新的是1997年续修版,旧的是光绪戊申年版。笔者翻阅全套老谱,方知如皋尤氏修谱不易,分别于乾隆、咸丰、光绪年间修谱。

如皋《尤氏族谱》初修者为尤道明。《尤氏重修家乘序》中记述:吾族自姑苏分支皋邑,向未有谱。伯父道明于乾隆间以辑谱为己任。尤道明热衷家族事业,颇为不易。二十五世孙尤奇义为他撰有《道明公传》。据此可知,二十三世尤道明自幼家寒,迁人瞿家埭。先人去世,仅得薄产数亩。他十分勤奋,白日悬壶济世,晚上授课育人。他还教子有方,四个儿子辛勤耕作,两个孙子克绍箕裘,学医治病。当尤道明六十岁时,家中建瓦屋30余间,置良田200余亩。年过古稀后,他又立志修建宗祠。他修家谱、立祠堂的缘由,录于其作《尤氏族谱·序》:双殿(疑为“双甸”)一支,误听无知造言,另修家谱。无锡、靖江、泰州等尤氏都已建立家祠,续修谱牒,因而如皋尤氏也当如此。新修如皋《尤氏族谱》分藏于是四地:尤家行、瞿家埭、河南庄、戈家堡。

咸丰庚申年,同里东张庄西

吴锡麒与皋东的交游(上)

□徐继康

重地招集了闵华、陈毅、管希宁、方辅、叶天赐、朱笈、汪端光、吴鲁,当然还有林李,差不多把他在扬州的好友都请来作陪。那一天,天下着雨,吴锡麒为践故人之约,坐着竹轿,冲泥破雨来到弥勒庵。庵中的木瓜树又高又大,浓荫蔽牖。有风吹过,松梢纷杂。三日之雨,让空中的凉气更添了几分。然而大家兴致却很高,拈题分韵,人人诗仙更酒仙。作为诗坛名将,吴锡麒当仁不让,掀髯一吟,就是二十余句,如三峡泻,如珠玉崩,诗情恰似春风染过,连字句都是碧绿的:

相逢主客似画里,浓绿一色须眉舍。僧庐不设米汁戒,弥勒与我应同龕。樱桃匀圆新笋脆,到眼风物夸江南。群公此地有根著,却令游子心怀惭。花开花落春已去,鬢丝禅榻吹鬚鬋。燕云越树两隔绝,扬州之梦吾焉食。诗坛龙虎老辈在,烧烛但爱今宵谈……

管涛的热情与真诚,让吴锡麒记住了这位来自皋东的管鑫白。虽然管涛比他年长二十岁,但两人一见如故,结下了一生的友谊。吴锡麒曾为管涛的《锄金园别集》作序,又为其“锄金园”题诗。乾隆五十八年(1793)十月十四日,吴锡麒第二次假满还京,路过扬州,开舟过扬关时,管涛与鲍以堂来舟中小饮。嘉庆三年,吴锡麒主讲于扬州安定书院,本以为这下子可以与老友步履悠游、诗酒往还了,但管涛已经垂垂老矣。第二年,七十四岁的管涛病逝于锄金园,消息传至扬州,吴锡麒的世界瞬间黑白。鱼书尚在,而斯人不再,他作《哭管鑫白》四首,哭之甚哀,其三云:

黄金曾结客,白壁只投泥。往事飘春梦,劳生病复畦。此怀原慷慨,所往有提携。高义今成古,沾巾胜涕洟。

一向温雅的吴锡麒,此时也已凌乱不堪。

轶闻掌故

吴锡麒是个很随和的人,陈文述说一辈子没见过他疾言厉色。他的学问也好,诗被誉为浙派后劲,骈文被许为一代正宗,倚声、戏曲几欲与元人争席。自从乾隆四十年(1775)三十岁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之后,他从武英殿分校一直做到国子监祭酒,五十刚出头,就稳稳的一代文坛领袖,当时的文人无不以交结他为荣。吴锡麒喜欢交游,上至名公巨卿,下及布衣寒士,都相处得很融洽,与他有诗文唱酬的就近二百人,几乎囊括了乾嘉时期的文坛名流。这其中,就有几位皋东的文士。

就在中进士后不久,他乞假南归,回到家乡杭州,第二年有扬州之游。初夏时节,吴锡麒一个人悄然来到如皋水绘园。牡丹盛开,南曲暗流,他心情大佳,作《水绘园看牡丹》一首,吟着“如此色香才绝世,平生富贵不由人”,一路逶迤而行,过芦隐庵、泊枫桥、望惠山而抵广陵。在一次与朋友的雅集中,偶然听到了一个人吹箫,那裂石穿云之音让他惊为天人,即赋《集寒香馆听林九标李吹铁箫》以赠:

一声飞怒铁,吹月出云端。木叶满庭落,碧空如水寒。龙吟清与戛,鹤骨瘦同盘。吴市年年客,孤心铸出难。

这位吹箫者,就是掘港的布衣诗人林李。

林李一生浪迹江湖,时而京师,时而姑苏,时而金陵,翩翩如闲云野鹤,萍踪无定。谁知第二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二年,又值初夏,吴锡麒假满还京路过扬州之时,不期又与林李见了一面。不过,此次的主角不是林李,而是他的同乡好友、“蟠山三家”之一的管涛。

为了欢迎吴锡麒,管涛很隆